



如意君傳

完

2336



如意君傳序

如意君傳者何則天武后中毒之言也雖則言之醜也亦足以監乎昔者四皓翼太子漢祚以安實賴留忠矣則天武后強暴無紀荒淫日盛雖乃至廢太子而自立衆莫之能正焉而中宗之後也實教曹氏之侯之力如留侯可謂社稷力也此雖以淫行得進亦非社稷忠耶當此之時留侯盧之四皓翼之且焉能乎易曰納約自牖教曹氏用之由是觀之雖則言之醜也亦足監乎甲戌秋華陽散人題

閩娛情傳

武則天宮后者荊州都督士護女也幼名媚娘年十四文皇聞其美麗納之后宮拜為才人久之文皇不豫高宗以太子入奉湯藥媚娘侍側高宗見而悅欲私之未得便會高宗起如廁媚娘奉金盆水跪進高宗戲以水洒之曰

乍憶巫山夢裏魂陽臺路隔豈無聞

媚娘卽和曰

未羨錦帳風雲會先沐金盆雨露恩

高宗大悅遂相携交會於宮內小軒僻處極盡繾綣

既畢媚娘執御衣而泣曰妾雖微賤久侍至尊欲全
陛下之情冒犯私通之律異日居九五不知置妾身
何地耶高宗解所佩九龍羊脂玉鈎與之曰卽不諱
當冊汝爲后媚娘再拜而受自是入待疾輒私通焉
文皇病大漸出媚娘於感業寺削髮爲尼高宗嗣大
位幸感業寺行香私令媚娘長髮髮後長七尺載之
入宮拜爲左昭儀武氏入昭儀宮與王皇后蕭淑妃
爭寵時武氏年三十二歲泣訴高宗曰陛下位居九
五不念下帶之記乎高宗心思王皇后蕭淑妃二人
失寵有廢立之意次早臨朝宣長孫無忌問曰王皇

后無子武昭儀有子朕欲廢后立后卿意何如無忌
不敢言有近臣褚遂良諫曰王皇后表禮所聘先帝
臨崩執陛下手謂臣等曰朕佳兒佳婦咸以付卿言
猶在耳不敢忘也况王后未嘗有過何以廢之陛下
必欲易后伏請妙選天下名族且武氏經事先帝又
出爲尼人所共知天下耳目不可掩也臣逆陛下臣
罪當誅遂免冠叩頭流血曰臣還陛下牙笏官請願
歸田里武后隱在屏後聽見厲聲言曰何不撻死這
利口賊高宗大怒卽將褚遂良加極刑賜死長孫無
忌貶爲潭州都督後史官讀史至此有詠曰

蹇蹇王臣既匪躬直言真有比干風笏還螭陛心
終赤額叩龍墀血柱紅威鳳無情建國紀聚塵有
語亂宸聰聖朝厚賜春秋祀千古重昭社稷忠
褚遂良加刑無忌被貶朝廷括囊而詐立武氏爲昭
儀皇后時武曩僭亂朝權出入無忌每與高宗同殿
高宗嬖而畏之繇是天下謂之二聖後帝兩目枯眩
不能票本百官奏事或令武后決之后性質聰敏博
通方今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意將王皇后與蕭淑
妃誣陷坐罪各杖二百斷去二人手足投酒甕中浸
撈骨殖埋於後苑贈父武士護爲周國公加封太原

王高宗崩太子李哲卽位號爲中宗主皇帝旣卽位
立韋妃爲皇后未及五年被武后廢爲廬陵王立次
子李且爲帝虛位七年又被廢爲皇嗣是時自立爲
則天武后立武氏七廟遣將擊殺琅琊王李冲及越
王李貞又舉兵殺戮唐朝宗室自名武曩稱爲則天
大聖金輪皇帝國號周立姪武三思爲太子宰相狄
仁傑從容諫曰陛下立武太子誠恐陛下萬歲後姪
爲天子難以附姑於太廟太后聞奏遂以立李且爲
皇帝改姓武元人由是漸有反周爲唐之意詩云
丁語喚回鸚鵡夢九霄奪得凰雛還

武后自知人心不服內行不正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計中涓外酷後史官咏詩一首嘲之詞曰

牝雞聲裡紫宸空幾樹飛花滿地紅當代媚娘居

北闕一朝天子寓東宮椒房倡亂由張氏社稷中

興賴狄公人事未形先有數至今追憶李淳風

自太后聽信二張用酷吏來俊臣索元禮等行不正之法百官俱不敢諫幸賴狄仁傑在朝維持國政惜乎一薜進而逞欲恣淫矣可勝道哉初隋末薜舉稱兵於隴西僭號秦帝次子仁景從其兄仁果戰敗淺水降殛死於長安先是仁景之愛妾素姬與家僮姦

方孕矣仁景怒而出之於六水地兵敗獨得免生一子名曰玉瑋長好讀孫子兵法感家難不仕娶於曹有二子長薜伯英次卽薜敖曹也高宗朝儀鳳三年玉瑋卒敖曹兄弟徙居長安永隆元年伯英卒敖曹遊於洛陽遂僑居焉時敖曹年十八長七尺餘白皙美容顏眉目秀朗有膂力趨捷過人博通經史善書畫琴奕藝諸飲酒至斗余不醉以故多輕俠之遊而肉具特壯大異常里中少年好事者俱知之每遇敖曹飲酒求一觀以爲戲笑敖曹曰予以此物累不知人道時有所感無地可施方用爲苦何足供諸君歡

也強之乃出其肉具麥澗稜跣其腦有坑窩四五處
及怒發坑中之肉隱起若蝸牛湧出自頂至根筋勁
起如丘蚓之狀首尾有二十餘條江瑩光彩洞徹不
昏蓋未曾近婦人之漸漬也少年見之咸驚異試以
斗粟挂其莖首昂起有餘力無不大咲絕倒間與教
曹遊娼家初見其美少年歌謳酒令無不了愛而
慕之稍與迫覩肉具無不號呼避去間有老而淫者
勉強百計導之終不能入教曹肉具名旣彰無肯與
婚者居時常歎嗟有悲生之感時太后年已六十餘
千金公主進馮小瑤者得幸小瑤素無賴賣藥長安

市其肉具頗堅而粗以淫藥傳之每接通宵不倦太
后絕愛之托言其有巧思髡其髮爲僧改名懷義時
時召入宮督工作因而淫接累官至大總管封國公
後懷義富貴而驕多蓄女子於外又與御醫沈懷璆
爭寵怒燒白馬寺延命堂太后與太平公主謀使健
婦撲殺之載其屍還寺詐云暴卒懷璆亦以善淫進
久之不勝慾病髓竭而死時后已七十春秋雖高齒
髮不衰豐肌艷態宛若少年頤養之餘慾心轉熾雖
宿娼淫婦莫能及之會有薦張昌宗美而少其肉具
大者召見之果嫣然佳麗也昌宗又薦其從兄易之

白哲且器用過臣試之良是兄弟俱有寵官至司僕
卿麟臺監爵封國公中外畏之稱昌宗爲六郎易之
爲五郎且謂六郎面似蓮華之態天授二年孟冬武
后同易之昌宗欲遊上苑翫花出詔旨曰

吹 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

武后詔旨一出次早百花俱開今人謂十月小陽春
正此故也是亦天從武后之意詠詩止道昌宗有花
容之身云爾其詩曰

朝罷金輪出正陽詔書火急報春光花中謾有千

紅紫不及蓮花似六郎

又稱爲王子晉後身使披羽衣乘彩裝木鶴眩人有
詩云

昔偶淳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自是藏史姓名
非

昌宗易之更一夕入直出直之夕多縱美人歡飲淫
構達且至與太后接心乏往中衰后情不蛺時延
載二年春一日武后宴坐融春園觀風光駘蕩香色
旖旎落花結砌飛絮霑衣加以幽禽亂呼雌雄相敵
蜂蝶侵花差池上下感物觸情欲召昌宗輩幸之懼

其興盡不覺沈吟欵欵時宦宦牛晉卿歷階而上奏
曰陛下今日何念得非爲愛子廬陵王久違膝下乎
晉卿稚已知后意故爲是言探之后艷然曰誰令汝
爲此言汝我家老奴寧不我知者晉卿叩頭請死曰
臣不避斧鉞敢別有所陳后曰卿試言之吾不罪汝
晉卿曰微臣仰探聖情莫非易之昌宗輩不足以當
陛下意后微哂曰然大聰明兒晉卿奏曰臣覩易之
昌宗輩富貴極笑言陛下有年紀至數召不得已勉
爾承奉虛情交樂非中所好是以氣衰力痿不盡興
而中縮不能使陛下暢美且聞其外宅歌兒舞女粉

黛成羣寧肯盡心竭力於陛下耶后聞奏忿罵曰
朕爲此奴輩所賣謂其精力有限不知其有他遇也
朕棄之如几上肉耳晉卿曰陛下少息雷霆之怒此
輩不足以污礎芥臣更有所獻臣聞洛陽城中有一
美少年者姓薛名敖曹其人年近三十才自兼全且
肉具雄健非易之昌宗輩可及陛下下尺一之詔使
臣銜命召之必能暢美聖情永侍几席后曰汝識其
人乎晉卿曰臣未識其人聞鄉中少年言手不能握
人不能量頭似蝸牛身如剝兔觔若蚯蚓之狀掛斗
粟而不垂后倚幃屏而嘆曰不必言已得之矣乃出

內帑黃金二錠白壁一雙文錦四端安車駟馬手詔
教曹其詔曰

朕萬幾之暇久曠幽懷思得賢士以接譚讌聞卿
抱負不凡標資偉異急欲一見慰朕饑渴之懷其
諸委曲去使能悉毋專潔身有孤朕意

晉卿奉詔及齎金帛訪教曹金見教曹教曹曰下賤
之資汗瀆聖德非臣所宜不敢奉命晉卿曰足下不
欲行於青雲之上乃終困於閭閻之下教曹曰青雲
自有路今以肉具爲進身之階誠可耻也晉卿耳語
曰足下能高飛遠舉出干乾坤之外且汝尚不知人

道非今聖上誰可容者教曹不得已而行在道嘆曰
賢者當以才能進今日之舉是何科目晉卿飛報太
后后連遣官奴侍郎馳騎促之既至晉卿引教曹入
見後殿拜畢命坐賜茶訖命侍嬪導之浴於瑩玉室
賜膩髓湯沐浴且脫內外服以誘之曹肉具昂然自
露官嬪掩口而笑退曰聖上今日得人矣浴罷衣以
雲翽鶴氅之服束以七寶劍緜載以九華碧玉之冠
韜以烏巾望之翮二如神仙中人也后大悅撫掌而
語曰仙降於吾所促大官具膳晉卿三人者坐用紅
玉大蓮花杯酌以西涼州蒲萄酒捧賜教曹凡數行

曹方欲大醺而后意動面色微紅殊不在酒頤指左
右於華清宮東暖閣設軟衾細褥之類敕晉卿且退
后自携教曹手入與之並肩而坐俄兩小鬟捧金盆
薔薇水進后麾之出自闔金鳳門橫九龍鎖諸嬪御
往來於門隙窺視之故得始末甚詳后以薔薇水澡
其牝謂教曹曰晉卿言汝尚童身未識人道有諸教
曹曰臣不幸遺體過大蹉跎數載甘守鰥孤今奉聖
詔惶懼不知所出臣粗猥之質不足以任聖體乞先
令嬪御試觀之具可否取進止陛下暴見恐驚動聖
情臣當萬死武后曰肉臭大至此邪朕當親覽焉遂

令脫去中裾后睥睨坐久見其纍垂偉長戲曰卿勿
作逗遛徒忍人也敕教曹肉臭尚柔后引手撫弄曰
畜物詐大尚未識人道乃自解衣出其牝顙肉隆起
豐臆無毳毛曹避不敢前后引其手令撫摩之曹肉
具漸壯俄然而蹠腦窩中肉皆塊滿橫筋張起堅勁
挺掘后捧定如獲寶曰壯哉非世間物吾閱人多矣
未有如此者昔王夷甫有白玉塵柄瑩潤不啻類因
名塵柄美之極也武后撫弄之際情思紛蕩乃枕龜
茲遊仙枕用偃月墩褥其腰仰臥教曹以手提后雙
足置于牝口后以兩手導之初甚艱澁不能進后曰

徐_二而入教曹欲急進后勉強承受蹙眉嚙齒忍其痛僅沒龜稜既而淫水浸出漸覺滑落逐又進少許后不能當急以手牽其視帶纏中之半后謂教曹曰塵柄甚堅硬粗大陰中極疼痛不可忍宜緩往來少息再爲之未久教曹覺后目慢掌熱頰赤氣促淫水溢上后漸以身就曹遂稍用抽拽至二百回后不覺以手攀教曹腰颯聲顫語雙眸困閉香汗浸出四肢蹶然於墩褥之上教曹曰陛下無恙乎后不能言曹欲抽出塵柄后急抱曰真我兒也無敗我興曹又淺抽深送者數百回淫水汪_二濕透視帶后撫教曹肩

曰卿甚如我意當加卿號如意君也明年爲卿改元如意矣教曹曰陛下血氣未衰容姿

轉少

愚臣之鴛才足可展力何歎脫也臣在閩浮間未獲一遇婦人今日始知人道之樂於臣私計遂矣但臣猥陋之形冒犯玉體擢髮不足數其罪倘承不棄使得常侍衾褥雖死猶生也后曰如意君汝若不忘於我我豈肯頃刻忘汝乎自今勿稱臣勿呼陛下我與汝夫婦情深君臣之禮常絕曹曰臣嘗懼不測之死安敢抑尊就賤惟陛下愛臣故耳然曹與后交接之久於其誰謔笑語之間塵柄少緩后曰倦乎教曹

曰未知足焉知倦后又曰汝乍然人道未知所以快樂然極情恣欲尚有日時必我少怠斯可止矣曹亦握起后足曰且稍惊急取繒巾籍其牝口拭塵柄愈試愈勁因復進之后曰饑餓士也何無厭飽如此后意欲少息見教曹淫心正熾縈身任其抽送后情益悅板淫甚急淫水滂溢牝中氣熱如蒸往來聲滋不絕曹舉腰幹之后抱定曹作嬌態曰如意君汝爲人毒害今我快活死也兩倦猥貼久之曰可休矣情不可極也教曹曰奚爲憚煩有心請客寧畏大腹漢耶后曰君能吃得多少茶飯教曹曰臣食若填巨

壑飲若灌大川后曰如意君之言大費主人物料教曹曰臣情興已發望陛下優容乃密解裊帶兩匝又進之后覺牝中逆急知教曹有所欺乃曰卿甚罔上耶曹曰觀過斯知仁矣望陛下少加容納后曰容忍固是好事但苦樂不均之甚耳教曹不聽又進二寸許后不能禁拒之任教曹往來抽拽至精欲洩之際曹初不知及往來乃置塵柄直抵牝屋之上牝屋乃婦人深極之處有肉如含苞花蓋微析男子垂首至其處覺其翕然暢美不可言后覺教曹塵柄首昂健牝屋急蹲知其洩怡然感之教曹盛年久曠一洩

如注淫水湧起以身貼定移時后曰我置矣以視衣
拭牝而起良久乃勅開扉視日已晡矣與曹宴於前
軒后情大悅拜牛晉卿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
事賜金甕一實以珠銀甕二實以金綵帛千段錢三
萬緡勞之曰汝賢於魏無知遠矣千金王不足比也
明日改元如意元年肆赦覃被過於常制時右僕射
楊執柔持奏曰百官奉詔改元多不喻如意之旨既
非端物又無關治道請更之后曰我所出疇敢他議
罷執柔官自是衆惕息不敢議矣后愛教曹之極欲
奪二張官爵與之且為治大第教曹固辭曰陛下外

多寵聖德所損非細奈何復有此舉且臣孑然一身
治第何為后益憐之長壽元年皇嗣妃劉氏吳氏詢
知如意之繇因相與為言曰教曹肉具如驢武后容
受有餘后聞之大怒鼠輩敢爾俱賜自盡后性多猜
忌高宗時嬪御九所疑者后輒以細故殺之曹多所
護持得免者衆自是常與曹坐則疊股寢則連肩情
愛萬狀后常謂曹曰我讀春秋晉獻公惑于驪姬至
殺太子申生逐公子夷吾重耳而不悔我心以為太
過今我得情愛深溺如笑晉獻公之愛驪姬尚淺也
曹惶謝曰臣初入宮皇太子已遷於廬陵若以驪姬

比臣實未嘗有間於陛下子母之間使外廷聞之非
臣之福也后曰我寵愛君太功不覺言至此
延載元年二月后於內苑構挹香亭后與教曹宴樂
於亭上后酒至半酣情思恍惚笑謂曹曰我雖與君
久相交狎未嘗全入塵柄是日陳設玲瓏銷金帳於
亭中后與曹樓抱曰今日試與君盡著塵柄以暢其
美但不可愴悴令人受苦楚耳教曹曰臣與陛下尋
交感所餘不多但盡心奉承陛下情興美快不覺有
所增益也今日苦楚豈不負臣忠臣乎后笑曰不然
但畏其堅硬銳進耳君若緩二抽送往來誠所不懼

也后乃仰臥高枕以疊褥藉其腰曹乃握塵柄投后
牝口研摩濡首不令深入后情動不能禁急欲塵柄
進深奧處曹故淺二進送淫津流牝口若蝸牛之吐
涎后令曹深入曹忽然抽出后作嬌聲顧曹曰短命
賊何爲爾曹乃直送至嘗縛視帶處且謂后曰深入
妙乎后瞑目笑曰欸欸送進曹不聽又進二三寸后
曰倉卒曹復蹲踞以兩手扶后股起看其出入之勢
知后美暢復進二三寸后曰異哉此境界非凡吾其
死矣於是聲轉顫嬌軟氣促乃蹻兩足架於曹背板
抗者數十番曹扶后股上下抽拽往來甚急曹戲之

曰牝中可熱瘡否后曰美不可言且問所餘幾何曹曰二寸餘后曰此處猶麤所謂漸入佳境唯可也更不可盡入曹曰到此地位勢不容已戛戛然而進直至根間不容髮后歡甚通休著曹舉腰搖蕩掀騰者數百回乃視曹低語曰且勿動我頭目森然莫知所之曹之興方作伸徹至腦復送塵柄百餘度牝口淫氣流綿不絕武后失聲大呼曰好親爹快活殺我也且少住片時往來迸急難禁曹不聽則牝中之津滴滴而下其聲猶數夫行泥淖中俄而后兩足舒寬目閉齒緊鼻孔息微神思昏迷教曹大驚即取出塵

柄扶后起坐久而方甦曹曰陛下何故如此驚惧微臣不敢爲之后瞪目視曹遂抱曹作嬌泣聲曰茲復不宜如此粗卒倘若不少息我因而長逝矣汝則奈何曹曰陛下不耐事險驚破臣膽不得畢佳興也塵柄因驚漸痿后曰姑舍是幸我一身未死儘令君有受用處后枕曹股以面猥擦塵柄曰我年大思一奇漢子不意因晉卿薦得子如此之大相遇雖晚實我後福切不可効易之輩有始無終也曹曰若輕舍陛下神明共殛之陛下執生殺之柄臣若渝今日之言刀鎗萬死可也但不知陛下日後何如耳臣本賤人

不遇陛下豈知裙帶之下有如此美味乎后曰汝非
我不能容我非汝無以樂常憶我年十四侍太宗
肉具中常我年幼小尚覺痛楚不能堪侍寢半年尚
不知滋味二十六七時侍高宗高宗肉具壯大但興
發興盡但由他我不得恣意爲樂幸彼晏駕得懷義
和尚其肉臭初不如高宗入爐之後漸大漸長極堅
而熱通夜不休沈懷璆亦壯大捨命陪我連泄不已
以致得病今冒宗易之兄弟兩美麗少年易之肉具
頗大冒宗長至六七寸亦足供我快樂而一泄後再
不肯舉甚至中痿我甚恨之此數人肉具皆極人間

之揆然不如我如意君遠矣自今以後不必盡根沒
腦但入其半亦足矣太后是時年已彌高姿容愈艷
齒髮不改然老陰少陽不無一損一益曹筋力頗倦
偶少憩錦芳亭前軒海棠盛開后折一枝舉挿雲髮
之傍酥酥胸半露體態妖嬈乃倚翠屏斜視於曹曹
情思躍然而起兩肩並立兩口相猥卽布軟褥交會
必盡其歡如此數回不可勝紀后自是日臨朝張冒
宗張易之在列不堪顧盼恩賜漸稀退朝之後亦無
宣召二張竊自驚疑不審其故一日后幸華林園召
非門學士宴冒宗易之在焉后見其兩頰如桃花巧

笑美盼不覺情動令各進一玉卮酒爲壽昌宗微露
手腕與玉同色后以指甲掐之旣罷酒召入宮昌宗
謂且見幸矣及門后却立秋波送情良久乃曰無奈
何我非薄子也顧官者賜以黃金千斤并賜易之金
千兩令出二張益疑之訪知教曹在宮中擅恩寵惟
洪歎而已后亦內自愧時時幸北門慰撫昌宗易之
飲謔如故賞賚不貲惟不及亂

元統元年初夏霖雨方霽后携曹手遊於後苑綠柳
叢中幽禽相偶呼名后淫情頓發歎曰幽禽尚知相
偶之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促命諸嬪女鋪蜀錦墩

褥於幽密之處笑謂教曹曰朕與君今日當效禽鳥
之樂各去下衣后乃伏於褥之上兩股豎起令曹
以塵柄從牝口後插入牝中取樂手模兩乳似犢之
欲乳者汨汨數聲其歡樂之情有難以形容者后一
日謂曹曰朝來見六郎映初日如出芙蓉五郎亦自
鮮潔曹曰君子不奪人之歡陛下何不宜入分夕奉
衾枕后微笑曰食南海生荔枝覺青李如嚼蠟也觀
于海者難爲水吾其已夫曹曰臣不敢作酸后曰君
自不酸我不奈他話也相與撫掌大笑是歲六月暑
久后如清風閣以金盆浸南海龍鱗石其石氣涼襲

人鋪渠昏國碧綃辟塵軟褥上設高麗龍鬚席焚扶
南端龍腦香后祖臥於席上睡思正酣教曹奄至其
傍時月明如晝后體玉瑩輝彩捲映教曹淫思頓發
遂揭塵柄徐徐挿入牝口后於夢魂中作痛苦聲乃
覺星眸驚閃之際被曹已抽拽數十次矣后曰不俟
君命深入禁閨汝當何罪曹曰微臣冒死入鴻門惟
思忠於主耳后大笑縱身任其抽送教曹又將后臂
腕架著肩項扶起兩足兜而行之后訕笑曰彼娼妓
淫婦尚未如此惟吾與汝二人心狂意蕩無所不爲
耳後中秋夜曹於上陽宮集倦殿玩月觴筯酬酢切

切私語歡笑之際不覺欬欬大抵樂極悲生人之常
情也宮嬪中最敏慧者上官婕妤知后意乃捧觴上
壽侑以歌曰

金風澄二兮萬籟寂珠露湛二兮月如璧當此良
宵兮奉玉后至尊擁僊郎兮千載于飛猶復惆悵
兮不自愉彼日中僊子孤怨兮何如耶

后悅令上官歌歡曹進上官歌曰

月皎二兮風生建章芬襲二兮良宵未央鳳凰于
飛兮和鳴鏘二少年不再兮冉二流光願子努力
兮奉我天皇

曹飲訖舉杯奉后歌曰

瑤臺九重兮倦景茫，二雲泥有間兮何敢相忘。願聖壽齊天兮永無疆，出入雲漢兮相翱。二

歌罷曹乘酒興無復君臣之禮，携后于懷以酒浸漬其乳。曹自飲其半，餘半使后飲之，后欣然承受已而携手歸於大安閣。少息后悉去衣裳，止着嶺南筒布短襦，與曹猥抱命取桂林小天香餅，后細嚼之以舌送沁曹口。后乃舉一足傍曹，乃擦塵柄斜投牝口，兩相淫蕩，忽已入牝。后舉身側而就之，至盡其根往來抽送無復切，二疼痛之態矣。於是令小嬪持燭立侍。

於傍后以纖手拽塵柄，令曹仰臥。后以牝口就曹塵柄，遂跨馬而坐。一舉一落，塵柄漸入牝，惟根尚餘三四寸。曹仰身送之，后笑曰：汝為人太毒，害欲便了我，且勿動我欲看其往來之妙耳。后以兩手據榻垂其首而翫之，情興搖蕩，淫水淋漓。凡五換巾帕，且三鼓矣。后當斯暇，四肢不能舉動。曹恐后力乏，轉后在下，極力抽拽往來數百回，直送至根復抽至牝屋，又百餘迴。后目瞑聲顫不絕，謂敖曹曰：此一交會取樂比往常不同，真快活死我也。與我著力多要一時，我便死也不妨。后良久不作聲，曹覺精欲洩，聳身極力抽。

拽送之后口齒相噏臉紅鼻青忽失聲大呼曰真我
兒我實死也一泄如注教曹力少倦抽出塵尾爲之
息后情尚未休用繒巾拭淨塵柄頭枕曹股以臉猥
塵柄以口吮之回顧小嬪在傍秉燭覺有慚色卽令
小嬪曰汝等亦口吮之塵柄頭濶口不能容惟咬啞
而已后又謂曰此畜物獨我能當之然幾死者數若
汝等死已久矣小嬪笑而不答言未已后緊抱定曹
曹塵柄復硬再與交合盡力抽送數百回后乃體疲
興盡而止一日後苑奏芍藥開后置酒與教曹賞之
半酣后曰卿多健膂力能抱我且行且戰乎教曹曰

善俱脫下衣使后抱其項置兩足於腰間挿塵柄於
牝肉遶芍藥欄再行數步則小立伎樂奏紅藥當階
翻新詞以口吸軟金杯相令吐而飲庭有兩白鹿舞
鶴感之亦皆孳尾左右無不掩口者后行之自若復
一夕后與教曹歡會過度聯臂相猥而寢至日高枕
未起后謂教曹曰卿若讀書登甲第位至宰相不能
有如此奇遇子之盡心於我可謂至矣子飲食衣服
與至尊等我之待子亦不薄矣我欲爵汝貴汝汝又
懇辭當取汝兄弟宗族富貴之決不爽信教曹曰臣
嚮者云子然一身陛下忘之耶臣非以才進身臣誠

無所希富貴第有積誠悃中畜之久矣臣今不避斧
鉞言之陛下必不聽陛下幸而聽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后曰吁如意君何言也我一身已付君豈有言
而不聽者乎教曹曰陛下既已許臣言臣當敢言皇
太子何罪廢爲廬陵王遠謫房州况聞比來改過自
新天下但謂陛下欲削唐社稷臣恐千秋萬歲後呂
氏之禍及矣人心未厭唐陛下宜速召廬陵王來付
以大位陛下高拱九重何樂如之后有難色教曹曰
陛下如不從臣請割去陽事以謝天下遽起小匕首
向塵尾欲自裁后急爭奪之塵首已傷八寸半許血

流泔泔后起用淨帛拭乾以口呵之且泣且罵曰癡
兒何至此也教曹曰臣之爲兒乃片時兒耳陛下自
有萬歲兒係陛下親骨肉何忍棄之后心動教曹自
是每以爲勸後得狄梁公言召廬陵王復爲皇太嗣
中外謂曹久穢宮掖咸欲乘間殺之及聞內助于唐
反德之矣

元統二年后春秋七十有六時每不豫飲食減少一
日謂教曹曰我與汝好合數年以來比翼連枝之不
苦但好物不堅好事多魔我覺精神大不如前矣其
若汝何教曹曰陛下不言臣亦不敢啓齒陛下春秋

高房慾過度似非頤養之道且一旦不諱臣從殉九
原非所恤第恐粗醜之質遺穢聖德耳后曰然吾爲
汝思之又數日乃曰吾得計矣吾諸姪中惟魏王武
承嗣最良善吾所鐘愛可養汝彼第中俟吾有凶聞
卽變姓名吳蜀間作一大富人可也次日召承嗣謂
曰吾之幸薛敖曹汝所知也吾愛汝異諸子令留寄
汝第汝善待之勿聞其出入如外人知之必爲汝後
患承嗣驚惧荅曰敢不如命是夕后命置酒與敖曹
爲別丸豹胎駝峯紅羊尾蒼虬脯極水陸珍品西極
西涼南至暹羅名酒悉備后以七寶金叵羅酌送敖

曹每一杯叙數語嗚咽汎瀾久之敖曹盡量痛飲至
醉泣而言曰臣自此以後不復聞環珮之聲矣陛下
強玉食自愛倘萬歲後臣犬馬之報未盡願降芳魂
於夢寐臣尚得彷彿以待也后聞言愈加號慟良久
強發聲曰如意君健在忽戀我衰朽之人也后謂敖
曹曰我聞民間私情有於白肉中燒香疤者以爲美
譚我與汝豈可不爲之因命取龍涎香餅對天再拜
設誓訖於敖曹塵柄頭燒訖一圓后亦于牝顱上燒
一圓且曰我爲汝以痛始豈不以痛終乎既就寢謂
敖曹曰人生大恨亦不過如此苦耳今夕死亦作樂

鬼可也因命歷記作過風流解數逐一命曹爲之各
過十餘度至天明俱奄然龍褥之上矣是日齎黃金
三百斤珠一斗珊瑚寶玉稱是衣服五十襲與之同
載至承嗣家薜涕而別且願承嗣曰事薛君如事我
也承嗣自是日夕待教曹惟勤每宴使寵姬溫柏香
歌以歡之柏香乃長安名娼也後爲承嗣妾素慕教
曹丰姿儀彩器用目色相授中夜奔就曹與之交接
百計不能入濡首而已柏香情極嚙曹臂而去后火
瘡愈病亦漸安遊後苑宴見二張才色不覺後生愧
愛召入官謂昌宗曰吾數年來如爲人魘者今日始

知有卿耳昌宗亦不敢問然與交媾之際此訝其小
彼訝其寬勉爾苟完終不歡暢次召易之亦然更月
餘乃以明珠一顆紅相思豈十粒龍涎餅百枚紫金
鴛鴦一雙遣小璫至承嗣第密授教曹內銷金龍鳳
箋一紙書曰

前者草_二與子言別靜言思之殊是傷歎每_二至
花朝獨飲月夜獨眠粉黛滿側無一知己淚光潑
潑時在衫几昔日何樂今日何苦昔日何短今夕
何長一剎那頃便作人天咫尺間頓成胡越人生
有幾堪此生離今遣信相聞於月圓之夕用小犢

車載子從望春門入少留數日以修未了之緣且
結來生之好勿云豈無他人跂予望之引書指不
多及

箋尾又附一詩云

看來成碧思紛二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此來長
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教曹讀之下淚作奏與小璫去訖既而嘆曰再入必
不出矣見機而作本雙太日比言非歟吾今已脫火
宅者夜不令承嗣知輕齎金寶竊其千里馬從西門
而去承嗣大驚遣騎四布尋覓不知所在臭由奏聞

請罪后惟悲歎而已昌宗知后旨乃指萬金覓南海
奇藥服之與易之養龜彌月而後進御復大有寵至
后末年爲

皇太子張丞相所誅於御幄之傍肢體屠裂

皇太子卽位德教曹問訪不獲後

天寶中人於成都市見之羽衣黃冠童顏紺髮如二
十計人謂其得道云以後竟不知其所終

聞娛情奇終

史之有小說猶經有注解乎經所蘊注解散之迺
如漢武飛燕內外之傳閨閣密款猶視之于今而
足以發史之所蘊則果猶經有注解耳頃得則天
后如意君傳其叙事委悉錯言奇叙比諸傳快
活相倍因刊于家以與好事之人云

庚辰春

相陽柳伯生

